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三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金持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人部十一 師 交友

師一

増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彙苑曰師法也人之模範所以傳道授業者曰師　周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

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原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增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也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擇師不可不慎也　大戴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原穀梁魯昭公云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增周禮地官曰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

游子弟學焉　原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出於水而寒於水

增呂覽勸學篇曰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韓詩外傳曰上主以師為佐　又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為儀表者人之師也　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説不凌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

令於徒

師二

增呂氏春秋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煕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舅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　韓詩外傳哀公問

於子夏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期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耼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也　新序曰黃帝學於太眞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　莊子天地篇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

師曰盩鈇盩鈇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鬻熊為文王師有功於文王早卒及武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舉勤勞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為楚子　後趙録曰張躍清河武城人學敏才達雅善清談石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宋傳曰宋髙祖踐祚名周續之禮賜甚厚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臨幸并見諸生　憲章録曰明太祖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

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儀將釋菜之前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神主前再拜百官皆再拜詔從之

師三

原叩鐘　鳴鼓　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謝承後漢書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為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諸生每升講堂鼔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在三　**有四**

崔鴻後秦録初姚泓之爲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病拜于牀下　孫卿子曰師有四術而傳習不與焉

主善　**司成**

尚書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禮記學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注曰司主也

北海　**西河**

後漢書鄭康成北海人也好學日夜討誦未嘗怠倦學徒相尋數百千人國相孔融深敬之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　禮記子夏哭子喪明曾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其罪一也注曰言其不稱師

築宮　**架廟**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干寶搜神記介琰者不知何許人吳先主時從北來云從其

師曰羊公入東海吳王留琰乃架宮廟一日之中數遣人往問起居或見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壯年吳主欲學術琰以帝常多內御積月不教

南郭　東陵

列子列子既師壺邱子林友伯昏瞀人反居南郭從之處者百數　王智深宋紀上詔徵士周勳於東陵立學裏糧受業者百餘人

增請業　執經

禮記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漢書于定國為廷尉迎師受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杏壇　槐市

家語孔子與弟子習業杏壇之下　華嶽記華嶽西北各有槐市楊震講學授徒成市其處多槐故號焉

著譜　作箴

唐書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眾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已又以誡人云

原聘玉帛　加金紫

陳留志婁望字次子雍丘人少受春秋與少府丁子

然以節操稱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齋玉帛聘望為師望不受　徐爰宋書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增間三席　**立四科**

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也　漢許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林子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齊幼卿為文學為孔門四科焉

彥眞沉靜　**元覽純和**

崔鴻前燕錄劉讚字彥眞平原人經學博通為世純儒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魏收後魏書梁越字元覽新興人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淳和篤信行無擇善魏初為禮經博士

廣聚生徒　**大修庠序**

漢書何休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解儒化大行　晉書虞溥字允源篤志文典大修庠序廣

招學徒謂學之染人甚于丹青

鸛雀銜鱣　鱔蛙充餼

後漢書楊震嘗容于湖有鸛雀銜三鱣魚飛入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黃山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香醪以應之常為童子師故云

事若嚴君　教成進士

魏書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立訓甚嚴有勸賞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　唐書柳宗元從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數皆數千里從之游凡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法

蒲衣八歲　項橐七齡

莊子蒲衣八歲為舜師　史記項橐七歲為孔子師

蘇張從學　房杜受書

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蘇秦張儀從之學授捭闔之術十二章轉丸祛篋二章　唐書王通字仲淹北面受學者皆當世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

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閻六經之大義

教傳洙泗　道講河汾　史記孔子設教于洙泗之上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隋書文中子講道河汾著六經

吾之師表　世曰通儒　潁川荀淑遇黃憲于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馬融本傳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養諸生嘗有千數

學非一師　業傳四遠　前漢書夏侯勝始昌族子始昌授勝尚書後從簡卿學所問非一師　唐李善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以文選講授諸生四遠並傳其業號文選學

講學盈千　執經數百　後漢儒林傳年長為博士諸生講學者千餘著録前後萬言　李栖筠表薦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起拜學官為之師表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生徒

數百人

分封萬戶　翼贊一人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唐書高祖鎮太原時引張後胤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帝為之笑

鼓琴吹笛　奏雅歌詩　後漢書馬融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教授生徒弟子以次相傳　胡安定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弟子會于首善堂合樂奏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咏琴瑟之聲徹于外

不墜西河　同師北海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為丹陽尹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曰球正始

之風尚在　北史賈思伯與弟思同同師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教隱龍門　學傳鹿洞

彙苑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韻府唐李渤與弟涉俱隱廬山養一白鹿南唐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

講學結廬　開門成市

孔帖袁滋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荊郢間起學廬教授　宋書沈驎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之士數十百人各營室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成都市

官授太常　位遷詹事

漢書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漢書孔霸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六年為博士

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爵關内侯號褒成君

萬物為師 符子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矣

一編修禮 後漢書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位出守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掾吏俱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

市宅傳經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幼號張曾子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閭門教授 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學成辭歸閭門教授

門弟扣門貫箭 韓詩外傳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曰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曰子何年少言之絞乎子夏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曰吾始以鴻之力

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魏志楊政從范升受易升為後妻所告政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側頌冤帝感曰乞楊生師也即出升

趨步

唯諾　家語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矣　瞠直目視也　曲禮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此弟子侍先生之禮也

袪衣

負笈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　于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見　漢書蘇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坐風

立雪　涪陵紀善錄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

躡屩

下牀　上邴原事見後採玉探珠注　海內先賢傳仇覽字季智郭泰賁刺從之日暮求留宿明旦泰

下牀拜之曰君非泰友泰師也

監庫 棄車

宋史趙蕃受業于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即丐祠從清之歸其後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 後漢書趙偉字君長恥于廝役遂棄車馬詣資中杜撫授書二十餘年

獻粟 束腶

漢書賈逵通經門弟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曰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唐歸崇敬傳學生謁師贄用服修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說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

執經壟畔 聽講壁間

後漢書曰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及古文尚書家貧牧豕澤中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隨之 世說服虔字子慎將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

烈門人債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其不能踰已稍共書生叙其短長烈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未及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三年不學　數日辭歸　說苑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呵叱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敢傷此三者宣悅之學而未能宣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曰參不及此　唐書沈重講學授徒徐曠從之不數日辭歸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奥境猶有所未見者

從授春秋

咸稱詞學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　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宏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

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申公弟子　韓氏生徒漢書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夏寬為內史魯陽至東海太守繆生為內史徐偃為中尉　盧仝傳賈島劉又皆韓門弟子

不念是非　必慚禮樂列子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請斷其術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所念庚無是非從口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出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庚更也向也　唐書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先生謂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陳仇之比雖逢明

主必慚禮樂

採玉採珠　吟風弄月

魏志邴原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師楔也君乃捨之躡屩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原曰人各有志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

宋史周敦頤為南安軍司理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與敦頤語知其學為知道也使其子顥頤受學焉顥常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上畏鷹鸇　欲摧鸞鳳

說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零陵先賢傳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推鸞鳳之翮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

哉

不稱官閥　雖自君恩世說東漢應劭字仲遠博學多聞舉高第拜泰山太守嘗自贊於鄭康成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唐李裕薦師疏云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從震授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訓幸因家舊事輒敢薦聞

語曰青藍　詩云

梁棟志林李謐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後璠復就謐請業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王安石贈胡安定先生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次第收拾桷與榱榱桷喻門人也

忘年北面漢書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才過

受易東歸項生遂師何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　隋貫瓊曰文中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

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教諭　款密　學問淵源　上見後唐庚上任德翁傳

宋史呂希哲始與程頤同游學窮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

杖

策騎驢　擔囊負笈　後漢書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典為世大儒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　類纂吳商學

原死喪

議服　藏衣　晉禮志古無師服之制新禮齊衰三月摯虞議宜依舊無服詔從之　魯國孔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

皆經　加麻　家語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　禮記弔服加麻

報恩　夢奠　漢書夏侯勝授太后尚書及卒太后素服以報師傅之恩　禮記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

無服　棄官　白帖孔子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

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魏志王朗師楊賜賜卒朗棄官行服

廟門　寢室　禮記師哭諸廟門檀弓師吾哭諸寢

營墳負土　服斬居廬　後漢書桓榮字春卿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白帖郭禹師郭荷荷卒服斬衰居廬

心喪三年　廬墓六載　禮記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史記孔子喪弟子三年喪畢唯子貢廬墓六年而去

增侯芭起墓　餘慶行喪　後漢書侯芭從揚雄受太元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唐書王義方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植松栢墓側三年乃去半千始名餘慶也

封疏乞留　服繐會葬　唊助傳施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上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　江南野史江夢

孫集門生子弟說釋經義卒時年八十五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絰徒跣者百許

情重師資　誼尊道德　後漢書康范事師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收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怒范叩頭謝曰臣無狀心謂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因貰之　又朱穆字公叔號學銳意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重道為當時所服

立廟藏衣　違經著服　文苑英華申修殁後其弟子以師所居立廟藏衣冠琴書人謂越禮　又兖州人平辨受業於田才才亡辨著服六年廬於墓側刺史以為違經越禮造妄異端禁錮三年辨妻遣小女上箋稱寃康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原能自得師 尚書能自得師者王 **函丈** 禮凡講說之席函丈注函容也中間一丈之地足以指畫 **不足師** 禮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無當五服** 禮記師無當於五服弗得不親 **親師** 禮記安其義而親其師 **以賢得民**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三盈三虛** 論衡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 **虛往實歸** 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是吾師** 左傳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可為帝師** 史記老父出一編與張良曰讀是可為帝王師

下帷漢書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以次相受或不見其面也　稽古賜車後漢書桓榮明帝時為師傅以所賜車馬陳於庭曰此稽古之力也　附近朱藍漢紀童子魏照求師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學何勞相近照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增人倫之表世說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欽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嫻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祁祁生徒潘岳閑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遣吏送歸晉王承傳承為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云從師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遣使送歸家　陽慢講禮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壼對曰

周官禮注未有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拜宋爵號文宣君賜侍婢十人

古之曹鄭 南史劉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貴游士子莫不下席受業當時推為大儒以比古之曹鄭

芒屩布衣 南史范縝從沛國劉瓛學芒屩布衣瓛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並無愧恥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

師道自居 唐書王珪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見師先拜 唐本紀唐順宗重師傅見輒先拜

榎楚廢弛 柳宗元陽城碣榎楚廢弛尊嚴而威

不拘曲士 唐書陽城出為道州刺史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俞扁之門不拘病夫繩墨之側不拘曲木師儒之側不拒曲士

師五

原詩魏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原賦晉潘岳閑居賦曰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紱明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漢班固西都賦曰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增書晉太傅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

教也然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諷誦遺言不如
親承風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
時以閒暇周旋誨接　唐杜之松答王績書官守有限
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
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道既知尊榮何足恃
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
原序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曰先生誕因天衷聰睿明
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遊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又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序曰夫其仁愛温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治士心先

生有此四德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
傚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
從其趣尚戾狠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廹以刑戮
未若先生潛導之速　增　唐韓休蘇頲集序曰栒戈考
篆魯鼎肴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
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
增箴晉傅元太子少傅箴曰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
隱括習其性成　唐柳宗元師友箴曰不師如之何吾

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師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似中焉可師聦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不在公矦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交友一

增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

友　鄭元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周易曰西南得
朋　又曰同人于門无咎　又曰勿疑朋盍簪　又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出門交有功　原又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增詩曰
卬須我友　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　增又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禮記
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又

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原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又曰交游之讐不同國　又曰敬業樂羣　又曰論學取友　又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增公羊曰同門曰朋　周禮曰司練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原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家語曰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磨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增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劉歆新義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揚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原要覽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　阮孚政論曰夫交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結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

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游破和睦之道長爭訟之源　文選曰塵附泰山霧集河海言小之依大也　仲長子昌言曰幽言則攻已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員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交友二

增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濵而交禹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踈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說苑曰魏文侯謂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後漢書曰第五倫始以營長

詣京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原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增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又曰馬寔字伯騫交結英雄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暢執其手揖引與入談畢請入見母飲寔定交而別寔

臨退報暢手書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原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增晉書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之與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談藪曰太原孫伯翳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

卭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伯裔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余亦未能也　南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悛起拜謝　梁典曰劉訏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同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内義鑽尋奥典　又曰韋叟字宏遠志尚夷簡澹

於榮利周宏正造覔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覔至賔館覔未赴宏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眞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重如此　唐書曰武德中薛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

會稽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楊憑字虛受為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愛皆有名重交游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世稱楊穆許李之友

交友三

原彈冠　結綬漢書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合同　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言相薦達也　解帶　披襟上見周祇執友箴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于二山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兩龔　二

仲

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為楚兩龔　三輔決録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增神交　冥契

袁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世說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賈喪風味轉墜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殁

原尹班

東觀漢記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明

荀李

司馬彪續漢書李膺性簡亮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

贈言　為誄

史記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仁者贈人以言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晉書郗超卓犖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有勝狀雖寒門後進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為誄四十人

班

荆　為黍　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也　後漢書范式張劭千里相期殺雞為黍以待

陳雷　毛薛　後漢書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相交善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游

讓友　定交　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襄王襄王待玉無異乃讓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　周易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增青雲　白水　梁書江淹曰袁叔明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懃懃而已　文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

陶陶

款款　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久語彪曰相與久語為俗子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廣絶交論范張款款於下泉

雅游　小友　張耳傳張耳雅遊多為人所稱言其交結英俊是以

多為人稱譽也 新唐書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李泌在傍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呼為小友

裹飯　指囷

莊子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聞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者弗可得也 吳志魯肅字子敬以散財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並告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寄梅　標竹

魏書陸凱仕魏為正平太守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並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何所有聊贈一枝春 下見周人祇執友箴

同車　投劒

晉書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同里也侃詣之晫與侃同車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 世說陸機赴假還洛

輜重甚盛戴淵與少年掠之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淵流涕投劒歸機機與定友作筆薦焉

把臂忘形

世說東漢朱暉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見之接以交道堪把暉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于心也

唐書昭州刺史敬超先與杜甫善故甫寄高適詩序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生

朱陳　上見宦官類

孫孔

唐書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辭知名年十三陳亡入隋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為孫孔

班草　**採**

後漢書張升字彥真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草而

蔡

語以閹官專權因相向而泣有父老過之曰嗟乎二

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安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去升竟以黨錮下獄死古詩採葵莫傷根交友莫羞貧

立雪 占星

唐蕭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續晉陽秋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造請討論于是德星見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原贈束帛 獻紵衣

家語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而贈之左傳吳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增望衡對宇 劉席分氈

荊州記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漢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休暢見聞錄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赴試京師僅有一氈一席割分之每出謁更相為僕李先登第韓為負箱至長社分錢相別後韓亦登第

稱金石交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交韋温少合所善惟蕭祐少貧隱居以孝聞嶅然不以塵事自嬰故温號山林友云

號山林友

樂天三友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

餘慶十朋 唐書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徵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

恨相見晚

如平生歡 漢書魏其灌夫相得甚歡恨相見晚也 後漢書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友號四夔 崔造字元宰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

交稱三隱 南史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劉訏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凡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謂之三隱

自是南金

豈因白璧 晉書薛兼與同郡紀

瞻廣陽闕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嘆息曰南金也　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不受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引見妻孥

告之祖考　雲仙散録杜甫每朋友至則引見妻子韋侍御退而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　宣武事唐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簡編焚香拜告祖考號金蘭簿

延於金谷　引

入華林　晉書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拜謐開延賓客于金谷園號二十四友岳為之首次石崇左思陸機陸雲劉與劉琨歐陽建杜彬王粹鄒捷崔基劉瓌周恢陳眕劉訥繆徵摯虞諸葛詮和郁牽秀許猛杜育並附會于謐　南史何點字子晢與梁武帝舊交詔以鹿皮巾名之引入華林園賜詩酒恩禮如舊

謁即誦詩　交相為傳　詩話馮道明謁雍陶時陶為簡州牧呵曰與君素昧

平生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咏曰閑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香未是貧陶延之上坐歡狎如平生交

宋司馬光范鎮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云

交締雲霞　誼深風雨

南史謝瞻不營當世與范泰為雲霞交　漢書朱博杜陵人家少給事縣為亭長好客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

就肆謁父　升堂拜母

殷士世傳殷褒字元祚河南鄭康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康父嘗居肆乃就拜其父于肆中衆皆驚康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之談宴結為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含菽相過　種瓜自給

東觀漢記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

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吳録步隲與衛旌同年相友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名

沉醉川　傳交讓瀆　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墟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沽酒無處情抱不申乃各以錢投水中依水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醉川　南史交讓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交呂攀嵇　宗陳友范　向秀傳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嘗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共酒食之貲故顏延之詩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　魏志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　推懷投款

傾心定交　南史初齊高帝為舍人劉懷珍為直閣相遇甚善高帝輔政以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

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 唐書李密字元邃開皇中襲父爵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元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為友

受詔定交 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帝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言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駰候見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

遺書贈友 南史劉善明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贈之及聞祖思死痛哭

易衣之稱 周書張軌字元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仕洛陽家貧與安樂孫樹仁為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彈冠之友 會稽典錄虞倫字孝緒餘姚人與駱瑗為彈冠之交

交友四

增推長違短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承顏接辭 漢書暴勝之為直指使衣繡持斧威震州郡雋不疑威服至門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硯席之交 漢宣帝少時與彭祖同硯席

百世之師 綱鑑扶風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為百世之師矣

定交杵臼 東觀漢記公沙穆家貧與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于杵臼之間

友李結符 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

絓章為質 後漢書胡叟字倫許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縞紵為美談吾之與子以絓章為幽質以此言之可無愧也

孔李通家 范蔚宗後漢書孔融十歲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融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膺乃召見曰君父祖未嘗與僕有恩舊曰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公豈非積代通家歟衆皆奇之

拜母 晉書庾衮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母衮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于子其義至大隣人褚德隱逸養親老而無倦衮每拜之

後有慶康 後漢書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康范與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康

世稱四子 嵇康高士傳逄萌徐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為四子

屢聞得失 三國志諸葛武侯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初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直言也

拜父　魏志孔融才高倨傲在陳紀陳羣之間融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父

僑札之好　晉陽秋陸抗屯江上羊祜魏邊將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亦饋抗樂皆推心服之

縞帶之好　吳錄張儼字子節拜大鴻臚使于晉羊祜何禎並結縞帶之好

世外之交　晉書許邁字叔元入臨安西山改名元字遠遊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

同志齊名　道學傳許邁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總角友善　何法盛晉中興書庾翼與桓温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始終

利獲二雋　晉書陸機吳人太康末與弟雲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儁

交府士　晉中興書王尼為護軍府士卓犖不羈王澄胡母輔之齎羊酒詣護軍府

尼時給府役輔之等遂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其為兵

勝我自知 世說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擬之八儁 晉中興書羊曼字祖延頹縱狂放飲酒無節與溫嶠庾亮阮籍桓彝同志友善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曼為黯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儁

異代相交 南史蕭允字叔佐為會稽丞經行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序意辭理清要

一文一咏 梁書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雲輒嗟賞

存問往來 北齊書袁聿修歷任清華郎署之日直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

阮因成交友彦深被沙汰停秋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季孟之間 北史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邪王行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行云昔郭泰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峙立鍾會遇而絶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行曰然

幅巾以待 三國春秋姚襄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

結為交會 隋書劉孝孫荊州人祖禎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武等登臨結為交友

耐久之朋 唐書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對牀風雨 韋應物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

人外之交 唐書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詠吟自適

放逸之友 周書韋敻字敬遠志尚夷簡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略夫牧豎有一節可稱者皆復引之特與族人處元及安

定梁曠為放逸之友

交友五

增詩漢蘇子卿與李少卿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李少卿與蘇子卿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

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原古善哉行曰月没參横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　魏曹植離友詩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滕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汎輕航迨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

我懷子情攜手一谿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兹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窻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静飛蓋相追逐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

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

泛懷友詩曰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

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逐

彩鴛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

林遊

原賦梁丘遲思賢賦曰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

在慈明之慕義聊暫馭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裘

以共敝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

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牆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沉潛於懷抱之閒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附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兹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答無窮而座謐

增書蜀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

也石交之道舉譬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口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遺游辨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寸心敬申貧贈

陳徐陵與王吳郡僧智書曰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沉默謝氏混元名貴公門譽華卿子而秦峰阻夐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蔞已戒白露方漙體中何如願席康勝竊承君侯被以光輝屢有

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黙汙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跡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既結荒略逾深方事祁寒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

唐劉蛻答知己書曰蛻嘗感近世知已隳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閭上

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域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歳晩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為大也卒不能副蜕也區區之望况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晩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緌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始終出處之事者蜕前日來求人為知已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夫人之身宜何如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

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增序宋范文正王元之畫像序曰王文正公居宰輔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子郤戎兵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增文　周昭新撰曰交之為道起自羲王造化之初君

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序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强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踈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從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强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闡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增論後漢蔡邕正交論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

習而正人無有滛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唐李華正交論曰夫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朋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為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獘在不專經學淪於茍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

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幸道長而純懿道消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絶於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擕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否者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豕之心苟能久要之約必存

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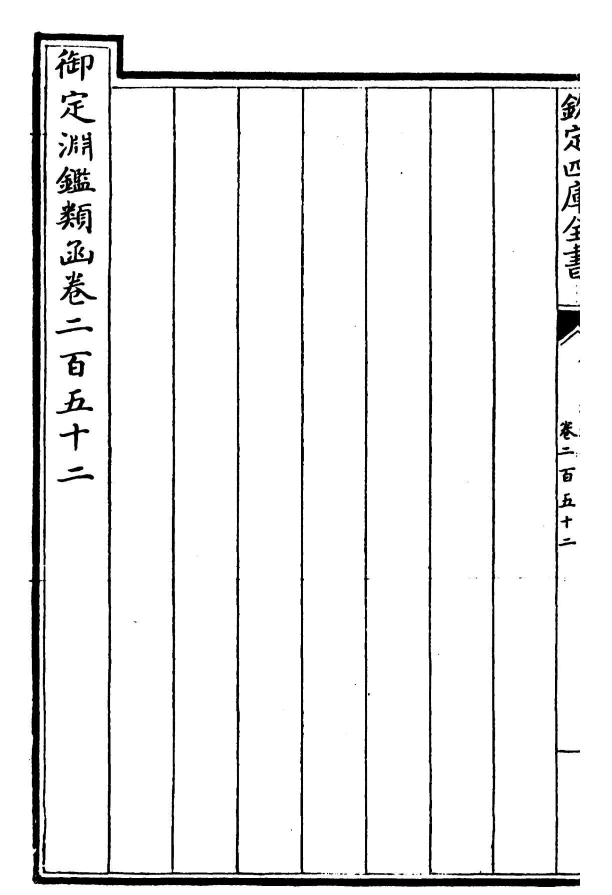
原讃晉夏侯湛管仲像讃曰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讃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原箴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朋因偽情谷風興哀繁

霜夏零道之未盡弘馬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錐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僑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增謠唐李白箜篌謠曰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疑惟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

容漢文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
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托朋友對面九疑峯多
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原碑後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眞偽明
於知人度始終而後交情不疏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
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而
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
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

人部十二 父友 薦友 思友 過友人 患難友 擇交 絶交

父友一

增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又曰父之齒隨行　又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顔色則不可　又曰父之執可以

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

父友二

增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内足於財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魯國孔融與羣父紀交又與羣交晉書曰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巳子　南史曰劉孝綽年十四父繪掌制

誥常使代筆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

父友三

增候問　交游　合璧事類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北齊書凌昂字雲駒洛陽人父子璋魏中書監昂為河間邢邵所賞邢與子璋交游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出明珠　途遇　練裙　坐被

道服　南史梁任昉字彥升于四人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皆無術業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冬日西華著葛帔練裙生平舊交莫肯相卹道逢劉孝標泫然嘆曰我當為汝作計乃作廣絕交論刺其舊交　聞見錄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副頗慢公公不為較俄路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

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

原不爲梁松禮　**願與阿戎譚**　漢書馬援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爲禮子孫曰松尊貴大人何爲不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　晉書阮籍與王渾友渾子戎少籍二十歲每見戎盡日而去謂渾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譚

增**世交參朝之友**　**崔孔之交**　左傳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祖父建少游長安時崔篆仕王莽爲建親愛僖與崔篆孫駰後相友善焉

世舊之情　**通家之好**　唐書嚴武以杜甫世舊待甫甚善　柳子厚送崔羣文子與崔君有通家之好

增泣撫其子 春秋外傳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後漢書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于長垣澤其父執謂之曰二千石子而牧豕縱子無恥柰辱先君何

收養其兒 又曰處士拱英有鄉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不奉遺教 晉書解系字少連荀勗諸子謂曰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慚

教育兼成 聞見錄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在襁褓至長魏公聞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弟所為或過舉公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早死

嫁其二女 墓志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友善彭年客死于京奎使長子主喪事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

父友五

增詩唐劉禹錫送同年子張盥詩曰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今成一丈夫坎坷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辰三十二君子齊飛凌烟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歲閱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肅機乃

獨秀武抱一絕倫爾今持我詩西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升斗水

因之雲漢津

薦友一

增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彚征吉　禮記曰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久相待遠相致其任舉有如此者　家語曰行脩而名不章友之罪也　文選曰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

薦友二

增史記曰管仲囚於堂阜鮑叔薦於桓公　漢書曰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相引重　通鑑曰劉先主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龎士元也　晋書曰桓温與庾翼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勿以常人遇之

薦友三

原蕭朱　王貢上蕭育朱博事下王陽貢禹事俱見交友類

增讓友改官

感恩訪舊宋劉錡與李常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薦錡佐曰不見此風久矣遂並薦之　元史陳旅游京師翰林侍講虞集見其所為文歎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薦之除國子助教歷官國子監丞旅每感集為知己集歸田數載旅不計千里訪集於臨川集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平生益友也

薦爲僕射　擢以拾遺漢書鄭崇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為大司馬薦崇擢為僕射　唐書蕭昕河南人開元中首舉博學宏詞授陽武簿後選左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之則為幽谷一叟耳明皇擢鎬拾遺後為將相

與同分義　獨賞風標海內先賢傳潁川鍾皓字

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寔為西門亭長皓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下陸機戴淵事見前交友類

文舉之升一鶚　陶洪之拔二龍

上見孔融薦禰衡表　吳志漢末陶洪薦劉繇欲令舉茂才剌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劉岱字公山繇兄也

薦友四

增表漢孔融薦禰衡表曰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

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

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增書吳魯肅薦龐統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

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周瑜薦魯肅書曰魯

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

思友一

增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又曰風雨淒淒鷄鳴

膠膠　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又曰無思遠人勞

心忉忉　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思友二

增世說曰謝安謂王羲之曰中年以來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應爾　語林曰嵇康素與呂安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京與名輩游慈恩寺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至褒城亦寄夢游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院裏游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若合

符契白有感夢記倘記其事

思友三

原傳雲　落月　陶潛詩序傳雲思友人也　杜甫夢李白詩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憂奕奕　思悠悠　詩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又曰悠悠我思

增夢尋高惠　思繫許詢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見敏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世說劉尹曰清風朗月令人輒思元度

歌成黃鵠　牋託白雲　蘇武贈李陵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謝朓辭隨王牋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

三載千秋　幾年一面　李陵贈蘇武詩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杜少陵

送敬使君詩幾年一會面今日一悲歌少壯樂相得歲寒心匪他

墜雨驚風　暮雲春樹 謝朓賤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東晳贈石崇詩翕如翔雲會忽若驚風散　杜甫春日憶李白詩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思友四

原見容輝 古詩夢想見容輝

增天各一涯 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一天涯道里阻且長會面安可期

金瓶落井 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李白詩金瓶落井無消息令人行歎復坐思

一別三春 杜甫贈王侍御詩一別星橋下三移斗柄春

十日不見 杜甫偪側行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

憐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

聚散十春杜甫別蔡著作詩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

夢想三年韓愈贈元協律詩寤寐想風采於今已三年

思友五

原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魏曹植詩曰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雁飛南游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原晉曹攄思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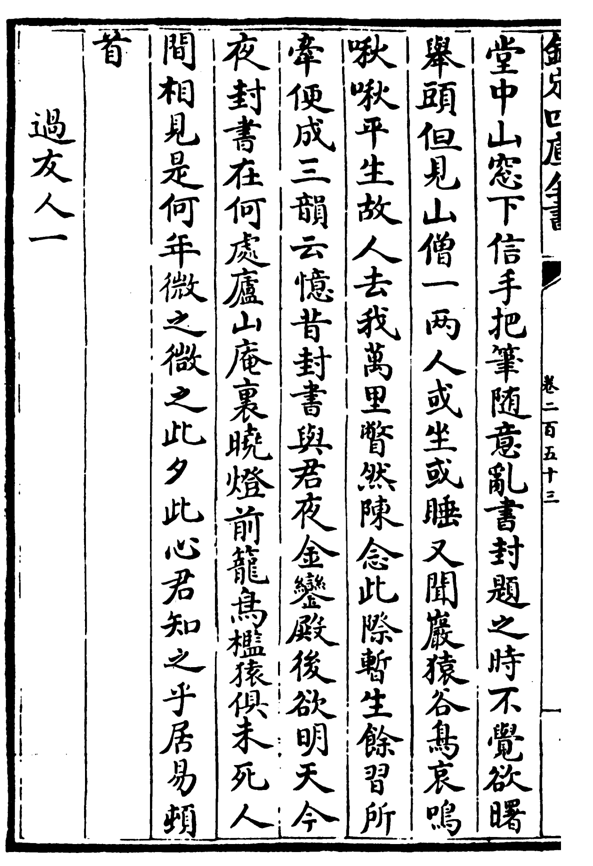
詩曰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凋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草踈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元陰滯心與回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與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宿微言絶於耳褰裳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陶淵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又曰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

窻顧言懐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説彼平生　又曰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歛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影緑水散圓文戲魚两相顧游鳥半藏雲何時不憫默是日最思君　增宋謝脁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定佳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唐羅鄴寄友詩曰秋庭悵望别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攜尊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裁得詩憑千里鴈今年寧不憶吾廬

增書唐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況以膠漆之心置於吳越之地進不能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覩所寄聞僕左降詩曰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計足下久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韻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



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
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巖猿谷鳥哀鳴
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
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
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
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
首

過友人一

增毛詩曰惠然肯來　又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莊子曰夫逃虛谷者聞人足音則跫然而喜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乎跫人行聲小聲曰謦大聲曰欬

過友人二

增淮南憲王傳曰子高乃幸左顧存恤左顧猶言枉顧古之長者居右少者居左長者顧少者故曰左顧　又曰漢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　潛確類書曰郭林宗見友人范

達至夜冒雨剪韭作湯餅今洛人皆效之　魏志曰山陽王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貌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予之　明語林曰何文肅喬新景泰進士知温州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居無所覓何曰雖酸醅亦可乃出新醯一瓶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　又曰劉尚書麟每退食如坐

禪室楊閣老石齋過之見雙藤依戶飄香載道歎曰此與東牟劉榮祖何異晚歲欲樓居力不能營文待詔為繪神樓居圖遺之騷人墨客爭為題咏

過友人三

增剡水乘舟 豫章設榻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既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戴 後漢書陳蕃初為青州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郡守名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一榻去則懸之 易衣改席 白飯青芻南史羊欣嘗詣謝混謝易衣改席然

後見之欣由此益知名　杜甫贈賓侍御詩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原

會造嵇康　遠過陶侃　世說嵇康夏月于大樹下鍛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康視鍛如故旁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大恥之遂深怨恨

下陶侃母事

過友人四

原飲酒　左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注武仲多智人謂之聖人

造請諸公　張湯傳造請諸公造至也請也請謁問也

千里相期　後漢書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

孺子焉共刻期日後期至元伯具白母請設饌待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深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彌日信宿 漢書郭林宗別傳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

昔枉光塵 應休璉詩自昔枉光塵結言固始終

把臂林皋 古詩把臂入林皋

高駕徽言 李白詩多君枉高駕贈我以徽言

過友人五

增詩唐李賀高軒過詩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

增書魏應璩與滿炳書曰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侯生

納顧於彝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

韓愈荅張籍書曰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得遂所圖豈惟吾子之不棄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患難友一

增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禮記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　又曰患難相死　周禮注曰任信于友道恤憂患也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患則死之　諸葛武侯曰歷險夷而益固

患難友二

增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飲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

閻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隅宅而居之　晉書曰元帝時應詹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游洛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武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類書纂要曰錢應高溧陽人景定中寇陷建康時故人趙淮宿其家為寇執應高聞淮死追之不及乃哀號投荆溪而死　又曰陳大年字彥求賁

辟雍同舍生陳仲防患疫人皆避大年曰疾病相棄豈友誼耶為名醫仲防瘥曰彦求真生死交情也

患難友三

增左杜 殷顔 綱鑑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進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驊舊唐書趙驊性孝弟敦重交友雖經艱危不改其操少時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天寳中語曰顔殷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友道也

看疾 求醫 世說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賊攻郡友令其去

巨伯曰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至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身代賊義之遂班軍而退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營計鬻衣相地卒葬之一日可自遠歸家以宴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索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可售可惻然計囊中裝略當其數遂盡與之

寄縑以祠　上王丹事見前訓子類

援琴而鼓　琴操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術子三人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俱往見之卒逢飄風暴雨俱伏于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糧與之革子固辭二子曰子不我受俱死何庸乎于是革子受之二子凍飢而死其思革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饗之革于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曲

委書柩

上

賣餅市中 後漢書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殁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適巨卿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拜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 魏略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賣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饗之極欣藏岐複壁中

代行絕域 類書纂要狄仁傑為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質友善崇質當使絕域母老且病仁傑請代之有詔免行

往訪循州 蘇文定集宋巢谷字元修四川眉州人舉進士二蘇在朝未嘗一見及謫嶺海谷徃訪轍握手相泣又欲徃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于朋友之義無媿高恭而前遇存保後遇余兄弟也

患難友四

原不恤之刑　周禮八刑六曰不恤之刑

增併糧　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相與為死友欲仕于楚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度不俱生乃併衣糧與角哀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

望門投止　綱鑑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後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尚取仁義篤曰今欲與明公分之明公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

原不救繫獄　漢書申屠蟠友人馮雍繫獄豫州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之蟠不行曰黃子琰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用雖言何益琬聞釋雍罪

與汝偕死　吳範事詳前交友類

增以柳易播　新唐書劉

禹錫服播州柳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得改連州

日陪履杖 史黃庭堅謫宜州與零陵蔣湋相友善時庭堅名在黨籍中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湋日陪履杖次年庭堅召還未行疾作湋往見庭堅大喜握手曰身後事託君矣及卒湋為棺斂具舟送還

患難友五

增誌銘唐韓昌黎柳子厚墓誌銘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

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

擇交一

增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

擇交二

增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狄道人愽學未嘗書刺
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遯　荀氏家傳曰
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儁傑粲卒
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
魏志曰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恢求
交吳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
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
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雄士往者將軍

稱之不輟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顧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唐書曰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擇交三

增閉門　異席續漢書趙典閉門却埽非德不交六帖楊仁辟司徒桓虞府椽朱章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

原郭詣仇覽　王拒陳遵後漢書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不與融言融奇之曰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使人游談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　又曰陳遵欲交王

丹丹拒而不許

增不交名士　辭友貴人

齊春秋王僧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與侯伯未嘗與一人游焉　後漢書曰張霸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逡巡不荅衆笑其不識時務

清身潔已　簡質純彝

上解系事見父友類　梁書庾說字彥寶新野人也性純彝簡質罕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傅嘏辭交　嚴遵却友

世說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因荀粲說合之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內無關鑰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游數稱其德李温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矣卒不能屈王

鳳請交不許歎曰盍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恥交兵子意薄司空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與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孔明謂巴曰飛雖武人愛慕足下足下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曰文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世說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松柏之志尚存

必交長者惟友名流 唐書張巡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　又孔緯多與有名者游

擇交四

原未之許 後漢書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荅謝霸子曰大人方願交驩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增服其裁量 世說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惟不詣陳

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躬耕林藪 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林藪桓溫平蜀上表薦之

交皆名士 唐書鄭絪善屬文所交皆天下名士

名士夙儒 又曰蕭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

輕褻衣裾 世說瑯邪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禍

能交豪傑 唐書孔述睿少修潔能交當時豪傑時人服其數鑒

游皆豪俊 彙纂韓滉幼有令名所游必天下豪俊

擇交五

增詩唐孟郊審交詩曰種樹湏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且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氷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絶交一

原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詩注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增樂毅曰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　江乙曰以財交者財

盡刖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

絶交二

增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絶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戹何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也知己而無禮固不如縲絏之中　原漢書曰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葢謂是矣　增東觀漢記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髙為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原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友後遂不終

絶交三

原喪朋 賣友 易東北喪朋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于北軍周 史記酈寄與呂祿善大勃等令劫寄父商使寄紿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勃等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人以酈寄賣友

從好 流言 漢書孔僖曾祖父子建與崔篆交篆勸仕王莽建曰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 禮記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

割席 署門 上詳交友類下翟公事詳交友類

朱穆論 嵇康書 漢書穆字公叔疾時交游不篤輕為棄絶故作絶交論 晉書山濤為三公舉嵇康自代康聞與書絶之

增 徙居合浦 託契燉煌 通鑑母將隆為都尉王莽慕與交不甚附之莽東政徙居合浦 三國春秋李嗣與燉煌太守李暠結刎頸之交常以宗族託

蔦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及後蔦反爲嗣所搆蔦深恨之

責爲郡吏 恨奪黄門東觀漢記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臣及友爲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魏志鍾繇傳王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友善黎奪其黄門郎於是恨融與黎亦不終

恐其薦已 諷以絶交袁淑貞隱士傳鷗冠子隱居山林衣弊履穿以鷃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鷃冠子懼其薦巳也乃與煖絶焉 徐廣青箱記相國椽口調有盛名同郡任覧與調友善鄭哀謂覧曰調奸雄必以禍終子宜絶之後調果敗

絶交四

原如遺詩棄予如遺 思怨又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棄予子皐曰朋友不以是

棄予 又相謗也傳樂巒與華弱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增富貴易漢書富貴易交亦人情耳 前交後絶新序吳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于道而後知其夫吾也輟行辭曰吾義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以危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吾因子而生不若拘而死闔閭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因於譚夫吾故免也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

遣弟離婚齊書初劉逖與祖珽以文義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爲聘珽之女珽之將免魏彥深等以告逖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彥深等豫知之先自中理珽由是疑逖告其所爲及珽被出逖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

解裳自隅天中記劉璡與

友人會稽孔逷同舟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之曰美而艷雎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

請絶類書纂要陳瓘初與蔡下交後見下奸邪遂請絶

絶交五

原詩漢朱穆與劉伯宗絶交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飢則木棲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原書魏應瑒報龎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中宿子

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皐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為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佼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名於知友者也　晋嵇康與山濤絶交書曰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寛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

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
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
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
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
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

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

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增唐張九齡書曰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

原論後漢朱穆絶交論曰世之務交游也甚矣不敦於業不忌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

私重　梁劉孝標廣絶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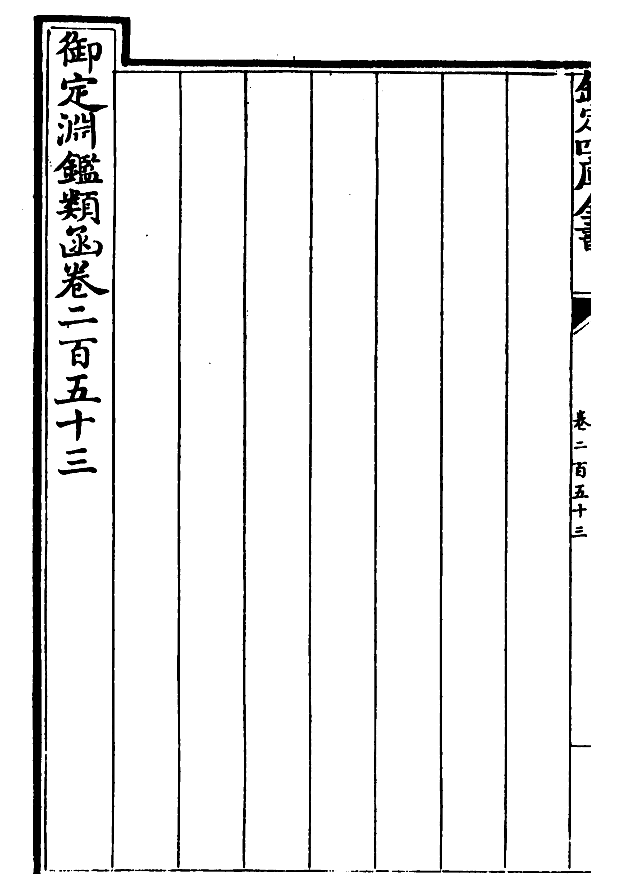
不望景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蕤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羡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掛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

鱗翼丏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懐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薫雪白視

若游塵遇如土梗莫肯廢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買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俊早綰銀黄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

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盻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肩摩趍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賔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寗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

山之頂騹與麋鹿同羣噭噭然絕其雰濁誠聪之也誠畏之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三